敬事草

綸扉奏草卷五目錄

萬曆十三年四月五月聖政

乞大減典禮買辦揭帖

言太倉罄竭揭帖

催發吏部陞官本揭帖

乞止典禮錢粮揭帖

分別降謫官員揭帖

催點閣臣揭帖

催考選科道揭帖

又催考選科道揭帖

敬事草卷五

一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偶病揭帖

題臣昨因感冒不能入閣辦事深慙曠職今日早起正擬趨赴眩運復作脚膝軟怯容臣再調理一日明當進閣不敢偷安臣不勝悚懼之至謹具題知　二十七年四月初六日上即日奉

御批朕覽奏知卿偶感微疾本送私寓票擬卿宜慎加調攝稍可即入輔政特諭卿知

謝諭揭帖

題令日臣因偶病妨直具揭陳情奉　御批云云

欽此該文書官史賓恭捧到臣臣謹焚香叩頭莊誦恭領訖竊惟臣昨日病未入閣心期今日可入不意清晨起時頭眩脚軟嘔惡欲仆又復逡巡就寢念閣中更無同寅而臣至曠廢兩日負罪不小敢不奏知不意　聖慈曲軫特賜溫綸且許本送私寓票擬尤為超踰體息如臣么麽何以堪此臣身雖在寓而心懸闕廷日乾夕

惕度刻如歲但病係痰火而時近炎夏誠恐發作無時有難決擬若再難强容臣遵奉特諭私寓票擬苟可扶掖決不敢怙恃寵私偷安自便也謹陳感激微忱恭謝超常恩眷回奏以聞四月初六日上

報入直揭帖

竊臣昨以偶病蒙 皇上欽遣文書官捧溫旨慰諭臣不勝感泣當已具揭恭謝想蒙賜覽昨暮天涼臣獲一睡今日扶掖入閣謹具奏知但臣衰病侵尋拮据莫逮兩日少懈便覺閣務叢積人情玩弛乃知古之大臣日乾夕惕宜無暇逸而官盛任使實不可缺 皇上一日不棄臣臣一日不敢惜狗馬之力但閣臣員缺已久伏望早賜增補使臣有所衡藉以同心報國又臣

區區狗馬之忠也四月初七日明上

條劉元震揭帖

題今日日講官侍郎劉元震揭帖到臣告病求云內云已經具奏臣看得日講官每日撰進講章事關啟沃本官學問淵源禔身恭謹兼管教習庶吉士勤于訓誨入官幾三十年清白一節今春自陳臣擬照舊供職實非有私惟因未蒙批發本官心懷憂慮不敢寧居故有此乞伏望皇上念其效勞有年俯留供職則講筵庶有裨益詞林亦不乏人伏候 勅旨 四月初八日上

辭甘鎮大捷加恩疏

二臣奏為恩命踰涯措躬無地乞容辭免以安分誼事本月初十日准吏部咨該本部奉　勅吏部甘鎮大獲全勝奇捷殊常內閣輔臣殫忠運謀勞績可嘉茲特加恩示酬元輔志皐加無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還賞銀五十兩彩叚二表裡次輔一貫加少保吏部尚書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賞銀四十兩彩叚二表裏各餘官如故都照新銜

給與應得誥命如勑奉行欽此臣等仰被隆恩
俯循愚分驚隨寵至慚與悚并竊惟朝廷欲行
勸功之典則不得以特賞槩無功臣子欲懷立
功之心則不得以冐功膺懋賞臣等佐理無狀
罪戾多端濫高位之疾顛憂常職之猶愧朝夕
跼蹐起處靡寧邇者賓酋蓄謀甘鎮傳警邊臣
合策驕醜就殲斬馘七百有竒招降五百餘口
漢酋憤邑朝野歡騰此皆　廟社凝庥神祇錫
佑聖武昭于九塞皇稜暢于三垂自天降功誰

敢貪此至於奉宣威靈獎率將士或運籌幕府或執銳戎行亦惟疆圉諸臣之力臣等優游巖廊偶逢盛事何忠之殫何謀之運何勞可敘何績可稱而與介冑勞臣分功受賞是大造不無偏予而近臣先被溢私也况前年因延綏之捷進殿加官錫綸延世至今負乘猶有餘慚乃又叨踰何所用恥秩太崇則傾仆易恩太重則禍甚難揣分揆恒其能須臾自適乎伏望 皇上俯鑒愚衷收回成命容臣等並免陞賞庶繫纓

不至于見惜而斗量稍緩于就傾矣臣等不勝

激切祈望之至奏

聖旨甘鎮奇捷殊常朕心嘉悅不已卿等運籌帷

幄佐輔贊襄勞績宜當首叙加恩示酬國家彝典

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

辭票首輔加恩疏揭帖

題發下票本内有首輔趙志皐辭免加恩一本伏念臣等叨居輔職碌碌無功仰蒙 皇上垂念國體因甘鎮大捷並加異數臣等已經共疏懇辭未蒙 俞允為欲各言其情故志皐有特疏臣亦有特疏疏雖各具意出同然志皐此疏願 皇上特賜准辭俾臣亦得隨例並免以安止足之分不勝忻幸謹封還原本不敢預票惟聖明亮允乾斷 四月十四日上

再辭加恩疏

奏為恩重踰涯揣躬難冒再瀝悃誠俯容辭免事伏蒙 皇上以甘鎮大捷加恩臣等臣隨首輔志卑具疏懇辭奉 聖旨甘鎮奇捷殊常朕心嘉悅不已卿等運籌帷幄匡輔贊襄勞績宜當首叙加恩示酬國家彝典宜遵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除銀兩表裏先該臣候旨間文書官史賓恭捧到臣私寓不敢固辭謹叩頭祗領赴鴻臚寺報名廷謝外其陞轉廕誥等恩

實為踰濫萬不敢承乃微誠未獲上通而諭旨更加温渥豈以臣等為例辭而已乎夫恩波浩蕩斯乃上惠人臣内揣尤甚分明首輔有懷亦既專疏自懇矣臣亦何敢畏避煩瀆不一畢吐乎臣文竊大位頃復代庖正思薦達同升以廣茅茹之途引避微躬以逃鵜梁之誚而匪退且進無功受賞冒濫之風先自臣始靜言思之實難為顔今天下釁孽多萌災沴時作財用告匱致礦税之紛紜法制陵夷縱豺狼之搏噬虜憂

原缺

三辭加恩𥼶子䟽

奏為奉職無狀冒恩增危三瀝悃祈望收成命事頃因甘鎮奇捷加恩臣等臣不勝跼蹐謹奏為恩重踰涯揣躬難冒再瀝悃誠俯容辭免事

奉

聖旨甘鎮奏報奇捷誠邊臣戰士戮力同心朕已鑒知陞賞俱從優叙卿為輔臣朝夕協贊殫忠運籌加恩酬勞寔為舊典乃屢䟽陳乞情詞懇切陞轉加銜特允辭免成卿勞謙之美其廕子恩命宜勉祗承慎勿固辭卿宜益展謀

猷弼成化理以副眷倚至意該部知道欽此溫綸下布感涕溢零　聖心殊甚體憐而世賞猶然濫及顧反覆思維真有難于覥受者臣亦何敢憚于煩瀆而不披析以懇乎蓋西陲之捷仰藉我　皇上英略如神威稜遐鬯將吏效命爰奏成功臣德不足以干羽階庭才不足以折衝俎豆耿無籌策以奉贊襄前此兩疏已備此意抑臣所慚猶不止此臣職在輔弼事總綱維四方艱虞孰非臣責今西陲雖振國靈而海內實

多釁隙憂不在四夷而在中國患不在財貨而在民心邦之杌隉有若綴旒蹶起救之每苦無策臣方當貶秩以謝天下歛迹以避賢人又何胞懷冒茲優渥且廕子之命　聖朝以延世之賞厚臣下至恩也天下之民當子豈殊于臣之子當子乃　皇上推子民之意以及臣而臣不能奉　皇上德意以及民詩所謂我躬不閱遑恤我後者臣今日之謂徒令賞罰失中勸懲失次而無以為磨礪人心之具整頓綱紀之資此

臣所為聞命縮恧而大懼隕越以辱朝廷者也
伏望 皇上俯鑒微誠絕無矯餙將㢘子恩命
并聽辭免庶使臣得少逭毫末之罪以為朝著
之率儻效尺寸之功再俟異時之賜臣無任戰
慄禱祈之至 四月十六日上 十八日奉
聖旨欽勞加恩國家彝典卿宜仰遵成命不允所
辭吏部知道

獻倭捷請御午門揭帖

仰惟　皇上神明踐阼二十七年文治既敷武功亦暢閭有幺麽竊發靡不旋踵芟夷始含螫而跳梁終駢肩而伏斧然猶一方之小醜而非絕世之梟雄力不殫于經年事不勞于再舉惟逆酋平秀吉飛揚海外嘯聚夷羣乘纂國之餘兇肆啟疆之狡計蹂躪屬國盤據釜山方弭耳以乞封忽磨牙而橫噬朝鮮百年之社稷蕩為丘墟八道之生靈悉塗草莽而我頓兵三路轉

鴟踰年雖寧鎮哱賊甘鎮賓酋其毒未有如此
之甚者也恭遇
皇上毅然獨斷大發六師黜
道旁之煩言制幄中之勝算于是將士用命水
陸交馳乘倭運之天亡暢威稜于日域馘俘無
算蕩掃靡遺危國復存捷書飛奏天地為之開
霽朝野為之歡騰宜遵典彝昭告成事伏望
皇上俯從部請親御午門獻捷獻俘懾邊圉窺
覦之釁受朝受賀慰臣民仰望之心則日月增
光大啟重昏之旦乾坤忻合永延全盛之禧臣

等無任踴躍祈求之至四月二十一日上

原缺

不小茲者五府六部定國公徐文璧等會同申
救豈其滿朝勲賢而私一寳秀實拳拳效忠于
皇上為社稷長久太平至計也臣等忝為輔臣
不能反覆懇切引　君當道而幸聞忠計尚不
表章使憂危不關于　聖心亂釁遂起于今日
容悅偷安誤國大事臣等罪戾何所逃之伏乞
皇上法天行健賤貨貴德將徐文璧及夏良心
馮應鳳等疏虛心評覽不難轉移以延生民之
喘息以固國家之命脉臣等無任祈求之至䏭

二十二日上本日奉

聖旨吳寶秀等抗旨阻撓稅課拏解來京本當打

問朕覽卿等所奏姑准所請送法司擬罪具奏諭

卿等知

御午門樓乞扈從面對揭帖

題臣忝充近輔久隔　天顏幸逢臨御之辰實切瞻依之念查得萬曆二十年寧夏獻俘　上御皇極門百官行常朝禮　上少憩煖閣輔臣進面恩致詞奏事畢　上御樓萬曆二十年遼東獻俘先期　上命輔臣扈從無入班駕至皇極門輔臣前致賀詞行叩頭禮隨駕登樓今者聖駕既免御門臣欲面恩無地積年拱極朝宗之意鬱而不申幸逢望雲就日之期不勝踴躍

伏乞　聖慈少垂降接容臣扈從登樓于未行
禮之前得賜面對一二以昭君臣泰交之盛臣
無任懇切仰祈之至伏候　勅旨四月二十二日上本日奉
聖旨朕正欲召卿面見以昭君臣泰交之義但朕
連日因祈雨澤未普焦思動火不柰勞煩且獻捷
大慶又不可曠行勉力御樓以成典禮覽卿所奏
具見忠愛免其扈從照常隨班行禮特諭卿知

平倭請頒詔揭帖

題今日文書官捧出禮部獻俘儀注一本除臣已恭票上進外臣復查萬曆二十年寧夏獻俘時曾頒詔天下咸使聞知自東倭發難已經七載徵師發餉遠近震動夷狄盜賊莫不生心如長昂屬夷也而屢犯遼東趕兎款夷也而妄窺宣大近稱虜王亦為西邊松酋所惑而有搖動之意楊應龍一土官耳而旋撫旋叛行兇于川貴之間雖中土無賴少年往往有豎白旗播妖

書出不遜語者彼皆謂朝廷方患東征無暇他顧故敢如此今既蕩平似仍宜頒詔天下以昭

聖武神威之盛然亦止是諭告咸知不加恩澤條款似屬宜行該部所擬未及于此臣謹擬諭帖一道上進伏候　聖明裁斷施行四月二十二日上

諭帖諭禮部東倭蕩平宜詔告天下着擇日具儀來行

請補閣賜閒疏

奏為曠瘝滋久衰病日深懇乞 聖明亟簡賢碩以重政幾早賜歸休以明臣誼事臣自舊年十月因首輔請告閣中空虛勉策病軀奉 命入直至今已踰半載臣不敢顧惜餘生以滋退託之罪扶左掖右辰入申出然以單力肩重任大懼失誤屢上疏揭請增閣臣亦既洞寫肝腸無復餘瀝矣而未奉 明命實切憂惶何 皇上愛惜名器之太重而顧惜神器之太輕不求

所為共理之人乎今首輔未出閣中名為二臣而實一臣又以病不省之臣充則名為有臣而實無臣臣之軀體委澌羸乏手足痺痠耳目回惑有日異而月不同者乃若心思浸以閉塞不能轉目忽焉遺忘茫茫瞶瞶此謬誤之徵也必不可以獨任即使政體簡要率由經常猶恐有廢墜之虞況今紛至沓來支離轇轕調劑不易轉移甚難如救焚拯溺豈可後時今茲不圖又將無及伏計 皇上必不視閣臣為冗員必以

原缺

成功備之萬世社稷幸甚臣愚幸甚 閏四月初九日上

論好勇好貨好色揭帖

題臣惟昔人有食芹而美者思以獻其君所懷雖淺意則忠矣臣今亦有一得輒以奉獻惟皇上垂採焉臣看詳詞臣所進　皇長子講章係孟子梁惠王下篇內齊宣王自言其好勇好貨好色而恐不能行王道孟子歷爲解之言三者皆無妨于王道若好勇而好一人之敵此匹夫小勇不可好也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如文王之遏密武王之勝殷則爲大勇即王道矣好貨

而與百姓同之如公劉好貨而使其民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即王道矣好色而與百姓同之如太王愛厥妃而使其民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即王道矣蓋三事皆人情之所有而不能無者惟推此心以及于民而使之各遂其情即天理也王道也王道豈遠于人情哉臣觀此意大有裨于今日輙敢引以為喻自平秀吉為亂

朝廷封以王爵而諭之釋兵亦猶湯之於葛文王之於昆夷以大字小王道也而倭乃負固不

服自絶于天於是 皇上赫然震怒一意征勦爰整師旅以存朝鮮以慰中國非所謂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耶如此大勇民惟恐 皇上之不好勇也王道也若撫劒疾視而謂人莫敢我當不論義理但任血氣乃匹夫小勇非王道矣煌煌東功孟子不得見于當時而臣見之于今日臣不勝慶幸以為 聖明頌乃若好貨好色二事則臣頗有所疑自礦稅之令一出而天下皆疑 皇上為好貨臣竊謂 皇上甚節儉必

不好貨所以留意于積儲者備緩急之需耳第公劉推好貨之心以及民于是弛征勸農通商惠工其所以為民者無不至能致民有積倉裹糧之富而遂其建邦啟土之圖故曰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知天之天者王業可成民之不可不富如此令以礦稅為已私而使民生怨詛之心起反側之釁則與公劉之心甚異而去王道甚遠　皇上何不推此心以及于百姓而使百姓均遂其好貨之願乎豈有百姓饒餘而

原缺

使無反側之憂　詔行嘉禮使無怨曠之感不過一　明旨耳至易也而顧久不為蓋　皇上急倭患之震隣而輾轉于思故處置適當而收成功不急二事而有輕視之心故惟意所出置人言于罔聞夫人主不可一日不使天下歡戴使天下歡戴此天之福也臣願　皇上於天下事皆如征倭一事力行王道以收聖神之名使萬方黎獻舉皆傳誦四夷盜賊莫敢生心豈非帝王之大業敢乞　宸慈早將冠婚大禮及礦

稅二事俯從所司奏請慶分天下幸甚愚臣幸甚一日上
閏四月十

原缺

錄上萬曆十三年禱雨聖政揭帖

題頃者六氣失調三時亢旱仰厪　聖心焦勞深宮虔禱并勑文武大小臣工痛加修省以消天災臣待罪輔弼五年于茲燮理陰陽實惟典責災旱若此咎將誰歸因追思萬曆十三年四月禱雨未應　皇上親灑德音親御布素自武英殿徒步出大明門祇叩　郊壇虔申祭禱又召輔臣九卿諭以天下有司貪贓害民致干天和令該部慎加選用德音懇惻朝野歡呼三輔

臣亦各引罪自責交相儆戒是時臣備員講幄
記注起居竊窺　皇上於諸臣藹然如家人
皇上於小民肫然如赤子也撫今思昔如在目
前臣因恭閱紀載即此匝月之內　聖政極多
不獨躬禱一事如親享　太廟詰責太常卿沈
人种轉身輕慢復用為福建巡撫如念刑獄寃
濫去熱審尚遠即諭刑部輕罪減等重囚情可
矜疑者虛心鞫審如念燒造磁器屏風燭臺及
大龍缸糜費難成即並行停止如念天下災傷

原缺

追感謹將萬曆十三年四五月中　聖政摘舉畧節以干睿覽　皇上即不遠師帝王近法列祖第以所嘗躬行者反覆思維恍然省悟如寐斯覺如醉斯醒紹續前美蕩滌後瑕則勵　聖德於廢闕之餘德愈光宣　皇仁於壅閼之後仁愈溥騷動復為寧謐怨咨轉為謳歌人心不搖天災可挽百祥並集萬福攸同　皇上直與古帝王齊名而臣亦藉以少逭戾愆不至為前諸臣罪人矣臣無任激切仰望之至謹具奏聞

萬曆十三年四月五月 聖政

萬曆十三年四月朔 上親享 太廟諭內閣今日朕行禮時見大常寺卿沈人种於賜福胙并贊回宮不行退避輒便轉身是為輕慢着回將話來先是吏部推福建巡撫都御史以人种及光祿寺卿嚴大紀名上御筆已點人种而是日人种失儀詰責奪俸留部疏三日不發遣文書官李恩到閣傳旨欲用其次閣臣申時行等附奏云人才各有短長人种任外官二十餘年

未嘗覩朝廷之禮容邇天顏矜持太過故有差錯若為巡撫綽然有餘已蒙欽點宜仍用之以昭器使之公有頃文書房傳旨云先生每既這等說便用他罷部疏仍批紅發行

三日　上視朝

五日以祈雨祭告　天地　社稷山川等壇

六日　上視朝

七日大學士申時行等題查得節年事例立夏以後令法司及錦衣衛審録罪囚謂之熱審目

令亢旱傷農正宜理枉申寃拔幽宣鬱無使愁
苦之氣上干陰陽之和如先時舉行亦弭災一
事也 上從之即諭刑部兩法司并錦衣衛見
監罪囚笞罪無干証的放了徒流以下通減二
等發落重囚情可矜疑着虛心鞫審并枷號的
都寫来看
十一日諭内閣玆者三祈雨澤天未霈施朕心
甚憂懼朕
步行親詣南郊祭禱卿等傳示禮部
査例来行

十二日發下御史鄧鍊條陳本文書官劉成口傳聖旨燒造磁器內有屏風燭臺棊盤花瓶已燒成的揀好的進不堪的變賣未燒的停止應該供用的照舊燒進大學士申時行等題臣等接得江西巡按揭帖備稱燒造繁難如屏風等項費過錢糧甚多竟無堪進者茲蒙採納御史之言特有停減之命視民如傷從諫如流真可媲美　二祖超越百代臣等又聞燒造數內有新降式樣大龍缸一項亦屬難成尤為靡費如

原缺

時行等叩頭　上復詣奉先殿謁　聖母告至
是行也往返殆二十里羣下慮勞聖躬而　上
親舉玉趾無難色憂憫惻怛形于辭色者備至
百官萬民無不手額歡頌焉
十八日文書官李恩傳旨天下災傷地方着蠲
免錢糧一年大學士申時行等題見年災傷地
方幸沾恩澤而先年災傷地方尚貽困累則帶
徵錢糧是也蓋往歲撫按官報災該部以錢糧
蠲之則損額徵之則不堪故權擬暫停而帶徵

於豐歲然連年災傷帶徵愈多愈不能辦雖遇
豐年民窮如故臣等以為帶徵錢糧一節亦當
議處以蘇民困　上從之即諭户部天時亢旱
屢禱未應朕思民為邦本今小民困苦各災傷
地方錢糧出辦艱難殊可憐憫朕心惻然便查
各撫按官奏到災傷重大去處覆勘明實准蠲
免本年分錢糧其先年拖欠帶徵完者酌量具
奏定奪以副朕軫恤民窮至意
二十三日　上視朝

二十五日　上御文華殿講讀

二十六日　發下尚寶司少卿羊可立乞罷黜以息爭端本內有姦黨語大學士申時行等欲將此本下六科問可立姦黨是誰次日奏　聖諭朕昨日覽卿等所奏欲使羊可立明說姦黨是誰但人急便胡攀亂指使彼胡發一言於國體何朕今發一札子令後諫言之臣要存國家大體不可逞己之私意致起紛爭淆亂國事諭卿等知之時行等題茲奏　聖諭仰見　皇上

洞照羣情既以杜妄指者之口顧惜國體又以
安危疑者之心聖見高出尋常萬萬非臣等淺
陋所及所有　聖諭一道謹尊藏閣中以彰
皇上至公至明之美政
五月九日發下户部户科請停買婚禮金兩等
項各一本文書官李浚傳旨准減免二分還買
八分大學士申時行等言　皇上以婚禮之資
有所費用乃因親廣愛之至情復以部科之言
計為量減尤納諫受言之盛德臣等參詳部科

原缺

乞大減典禮買辦揭帖

題昨該戶部送到揭帖為庫貯萬分匱竭懇乞
聖恩寬假以軫時艱事內稱奉　嚴旨召商
督辦典禮急用錢糧查得太倉銀庫僅存銀七
萬七千餘兩因商人繞泣儘作商價猶未敷數
此外並無存積臣讀至此不勝駭愕臣向聞太
倉匱乏每懷憂慮而不謂其罄盡一至于此萬
一國家有不備不虞之事動作須錢何以應之
將無錯愕倉皇而束手待斃乎此真寒心慄股

天下最大之憂蓋總計國家正賦每年不及四百萬而各邊年例常過于四百萬該部歲歲拮据不勝勞苦乃今 皇上所取大典金寶玉料珠香等物計算買辦當二千四百餘萬其數五倍于正賦非有神輸鬼運豈能給此縱將每年正賦盡充此供亦當總六年之輸方始能彀正賦自有正用固無可省之理況以一理之費至二千四百萬自古所無譬猶挾山超海若人以難而終不能副徒為天下所駭耳蓋 皇上方

且慎重典禮而偶未寔及錢糧不覺乞所尚之派如此諒非　聖意臣下安可不言今邊餉解官號呼以求而未能給發狀萬不可稽以召士卒脫巾之變東征將士尚有送供與撤回之費方煩處給至于西播用兵四方災傷且置之度外而未暇遑及矣尚書楊俊民日夜焦迫憂悶致死則計臣牽補之難實為可憐而軍國關係之重尤宜軫念也臣聞在廷之言皆謂　皇上大婚止用十七萬豈有皇子典禮而可加于

皇上乎于禮為不順以前惟東征之費最大鋪宮之費又最大今此傳辦尤為極大決難措手于時又不堪若論户部職掌當急軍國之需以防亂釁仍須稍加積蓄以備不虞今帑藏既匱而有此傳奉該部自合披誠奏請以祈減免

皇上至聖至明豈不念典禮關係觀瞻固不可缺而軍需關係安危尤不可缺緩急先後輕重多寡

聖心必有酌裁何得隱忍不言而直至罄盡如掃然後言乎此臣所以震悸不寧懼無

以為國也伏望 皇上俯加照察惟懷永圖詰責該部何不早言以裕國計仍督令後務須日夜講求毋復怠緩尤望 皇上裁酌典禮之中寧儉無奢將前項傳辦大加減省以立子孫萬世常行之法使該部可以遵奉辦進不致妨悞大典違悖 聖心國計幸甚臣等幸甚 閏四月十八日

上十九日奉

聖旨朕覽奏具悉忠愛懇切已知道了

言太倉罄竭揭帖

題臣此月之內所上奏疏揭帖至萬有餘言自知冒煩莫此為甚祇緣心切憂惶不覺諄復不然豈敢妄瀆至尊為哉昨日發下山西撫按乞救異常旱荒二本此　皇上垂憐窮邊危民而欲推至仁以弘濟之上惠也除臣恭票上外臣連日有聞正欲入告蓋臣近因戶部言典禮錢粮難措太倉所積罄盡為此驚心多方訪問則有惴惴其慄不獨為典禮未備憂而且為軍國

大事憂並不安坐不寧恐變起邊陲事在眉睫今雖亟處尚患不給者矣戶部題各鎮年例銀兩奉　旨准發即時起行例也訪得近日雖奉

明旨悉皆空文無實觧官守候一月至今尚未得行此類不止一處邊方軍士何所仰以度晨夕活妻子哉又訪得各鎮軍士缺糧有自去年秋冬至今未給者其為引領又當何如薊鎮管糧郎中於一月前被彼處軍兵圍討錢糧該郎中窘迫開庫與看盡其所有而散與之毋軍止

分得銀五厘幸而各軍素能體諒郎中亦善委
曲謂戶部早晚發来僅免于亂今尚未發此輩
非孝子順孫必致鼓譟終當作何究竟作何收
拾已上事情甚的而該管官乃上畏 聖明之
督責緘口不言下圖苟且以儻来望各處解到
而遠水不救近火近開援納事例一月之內又
且掃迹無應目下給發已該一百萬兩日過一
日益又增多而山西又来求賑當以何物應之
即有題覆不過是紙上哀憐而已巧婦不能為

無米之炊非天雨錢粟必無幸矣查得太倉止有老庫銀二百萬從来不許輕動今豈可動乎即欲動之目下便當發一百萬餘能支幾時乎欲借之兵工二部二部自有急費且無多儲欲借之各省直各省直歲額尚稽何言額外事關安危時又緊急誠宜特煩 聖心勿以此事作等閒勿以臣言為過慮細加思繹早賜籌處以定國家呼吸之傾危臣不勝瞻睇之至 閏四月二十五日

旨

原缺

分别降謫官員揭帖

題近日點發吏部催補京堂之疏一時增四尚書二侍郎一巡撫舉朝歡暢謂 聖心轉移泰和在即矣惟是庶僚多缺則中外尚傾耳而聽銓曹猶束手無措也昨者亦曾總催未蒙併發豈謂其中有降謫官員可疑者在乎夫降有不同有因觸忤 威嚴為 欽降者有因科道糾察為例降者 欽降者陞遷不可朦朧而該部若擅為混推罪也例降者原題不過懲創而該

部若抑遏不推亦罪也此兩者當有分別難以
槩視槩視則偶挂彈章者永無湔洗之期而科
道之權上與　至尊等是天地有棄物聖人有
棄人不惟非曲成弘覆之仁抑亦非舍短取長
之道人才實難安得盡無纖疵薄議者而用之
乎臣查得令次總催元無　欽降在內即有一
二人亦係例降非　欽降也伏乞　俯垂亮察
早賜點名臣無任祈望之至謹題請旨　五月十五日上

原缺

催考選科道揭帖

題該吏部都察院及科道等官屢催考選行取

官員投揭到閣臣反覆看詳大約謂臺省空虛

憲法廢墜代庖者不便於彈壓無攝者多至於

曠瘝不啻詳矣臣又何言然臣又思之臺省之

官非他官比其朝夕論列則　皇上之耳目也

其中外巡察則　皇上之紀綱也耳目廢則上

孤而國危紀綱廢則下玩而國亦危此誠不可

久缺者故　祖宗舊制六科給事中多至五十

餘員十三道御史多至一百餘員遇鈌輒選初
無定期而 皇上往年嘗命一年一選誠急之
也今南北差遣委實不敷而行取到京者乃博
采於四五百人之中勤咨於四五六年之內又
上請者不知其數而後得取可謂擇之又擇難
而又難矣待選已久奉 旨無期 聖意淵深
衆所未解臣愚伏思往時一年一選登進頗易
不無狂躁之士濫于其間溷淆正論是誠傷于
太數乃至連年不選登進過難屢經黜陟之後

零落已盡宣達無人貞肅罔藉是則傷于大跡令此一時所謂勢窮理極不可復緩矣中外見明旨不下則無端揣摩以為　皇上不無憾于舊臣因曲防乎新進故是役也遲留沮抑以預折其喜事之心夫且曰予聖詩人良規于言莫違孔子深戒臣想　聖意必不其然何則臺省之職豈惟欲其叩墀排閣光補衮闕抑又待其發奸摘伏糾正官邪彼百司庶府蔵慝何止萬端四海九州隱憂豈但千計而惟科道官布列

中外此不言則彼言繼續後先甲失之則乙得故能灑發奸囘支持宇宙輔立良善纒綿邦家是故大小臣工孰不妨其多口如臣塵忝亦難保其不言然惟畏其有言故猶幸而無罪是固儆戒相成之地也夫毒藥所以攻病苦于口而益于身忠言所以觸邪逆于情而利于政故以天下官吏言無不欲科道少而以天下軍民言無不欲科道多正為閭閻之奸弊吏不能譏察者惟科道能譏察田野之抑鬱民不能上聞者

惟科道能上聞故吏有所憚而不敢為則其害除民有所藉而得為則其利興科道之有裨于國家而不可缺明矣況今次行取皆歷久練達之才而一時部院諸臣又無不欲仰體 聖心精求細擇者乎伏乞 俯賜俞旨及時登用第令恪遵 明命遴選老成端正體國奉公之士毋收喜事沽名結黨行私之徒考選既定仍一一開具履歷考語以待 聖明親點則顯陟出于 九重私交絕于羣下虛浮者無所冒進忠

盡者必不見遺　皇上既待諸臣以腹心諸臣必願為　皇上耳目庶幾紀綱有維忠益得廣而襄天工成至治端在茲矣五月二十七日上

又催考選科道揭帖

題臣竊惟近日第一緊要政務莫急于考選科道今行取諸臣鱗集待命久矣臣下屢以為請非敢為瀆誠有萬不得已者蓋祖宗設立科道之意初非取其備員亦非不知聒擾之可厭也深維天下之釁虞當防而國家之神氣宜振凡朝政有得失邊情有緩急官吏有賢否閭閻有苦樂上不能親以德意達之于下下不能親以艱難聞之于上必有寄夫封駁之責巡

察之權使其自大僚至于小吏一言一動皆得以擿舉自　闕下至於遐陬一利一弊皆得以敷陳然後官無留慝民無隱情雖有畏鉞之奸不崇朝而發露雖在要荒之外可計時而馳闕畏此　簡書戢彼越志官清吏肅盜息民安此設立科道之本意也故許風聞言事雖有激聒而亦加優容蓋惟恐其畏縮不言故耳即所言未必皆當而要之勝于不言言不當則擇而行之者在上不言則上雖欲聞而無由　祖宗所

以多其員數而及時選補者為此譬于人家若無體察巡視之人則工不即事盜且生心一帷之外耳目盡塞而奸慝叢至又使以數畝之宮而但責一二人巡視則顧東失西跋前躓後耳目依然蔽塞奸慝依然叢至如此而欲家之無壞不可得矣夫治家如此而況于國乎今科道差遣不敷常以一人兼數人之事此特有兼攝之名耳考其實職必有不舉舉亦不能如一人一事之精盖朝廷以國弈苟且為寄官官亦

以鹵莽苟且而報事務則然也無足恠者何則以一人而兼數事其時其力不能委曲周詳必將借耳目手足于官吏書役之流彼官吏書役之流守法者少賣法者多合其衆人之奸智以欺兼攝之一人雖勤如孔明嚴如包拯力必不暇擧智必不暇察矣一日誤數事百日誤數百事擧天下而論其兼愈多其誤愈衆於是庶頑羣盜與此輩合而國與民俱受其害矣然則久不考選是明奪科道之權而授之于此輩使得

以盜其權而行其私不知天下軍民受貪官汚吏之害者何限貪官汙吏之大幸軍民之大不幸故臣前疏云以天下官吏言無不欲科道少而以天下軍民言無不欲科道多正謂此也知此利害甚大得失甚遠則知激貼之事特其不甚之小小者亦可以優容而不計矣伏望皇上取其大益而忘其小不堪將吏部都察院疏早賜俞旨但令其慎選端良勿以浮薄進則耳目廣神氣張而官吏之儆戒有資軍民之受

福無量矣六月初五日上

原缺

服無藉奸徒指稱文武官吏潛住結聚流傳煽惑
的廠衛城捕緝事衙門即便訪拏具奏其廠衛三
年類奏陞賞乃激勸恩典偶因提督管事陞遷未
定是以輒停着查照舊例舉行卿可還傳示各該
衙門知道特諭卿知

回防虞諭揭帖

題臣前自私憂過計因川兵四散疑其流入京師大工未完門禁難肅具揭仰祈慎重起居厚防意外奉

聖旨云云欽此仰見皇上聽納之度保泰之懷不勝忻幸臣惟楊應龍乃豪奸劇賊足智多謀財富善能使人力强敢行稱亂今既罪彰見剿益將大肆狂圖神出鬼沒前者禁中累失門釘焉知非其竊去也古稱勇士廿一人雄入九軍如

荊軻曹沫要離豫讓之流史冊章章示人炯戒是以天子出警入蹕清道而行所居之宮比于上帝之清都微垣之辰極人莫敢望安可窮年累歲工作不休使丐兒乞徒游行無禁　宸居御寢歷歷可以指知寶閣珍臺昭昭在其目睹守衛捍圍之士在于其外而流離瑣尾之輩乃入其內譏察防禦不過數輩而操梃持錘乃至千百啟釁召侮莫此為甚臣實為此惴懼也雖有部伍然人衆而無稽考難周雖有閽守然日久

原缺

乞罷廣西貴州稅使揭帖

題臣惟礦稅二事天下皆以為不便而　皇上獨以為便亂端數見天下皆以為危而　皇上獨以為安豈　皇上之心獨與天心通而能保天下必無事乎臣愚殆不能曉也　聖意堅定轉移未聞臣民日夜禱求庶幾少減而乃日甚一日使人何所歸命至於廣西乃窮苦百粵之地諸蠻巢穴控禦為難民無他業惟田是資猺獞出沒往往病耕地促賦逋一切官俸軍需皆

仰給於廣東　先朝設置總督兼制兩廣意正
為此此地自給且不足而況可加一稅使乎四
萬之征從何而出尤不可之大者也昨日奉
旨又有貴州之差則滿朝臣子益驚怖而歎息
矣盖貴州乃古羅施鬼國地皆蠻夷山多箐穴
水不涵渟土無貨殖通計民屯僅十四萬石為
天下第一貧瘠之處官戎歲給全仰於湖廣四
川二省盖本非都會之地從古不入版圖我
朝但因雲南而自此借一綫之路以通往来一

綫之外悉皆夷峒鴟張豕突易動難安今云產有水銀鉛銅硃砂椎黃白蠟等貨每年可徵稅銀三萬五千兩名馬四十匹理所必無臣不敢信縱使有之亦出蠻夷地方今蠻夷侵田奪貨逞欲無厭撫之尚難豈可復擾彼稅使安能從蠻夷征乎況楊應龍正肆猖獗 朝廷方議征討一新督撫鎮守等官而施為次第尚無可言昨巡撫郭子章交代以書問臣內設四策一曰戰二曰撫三曰先撫後戰四曰先戰後撫臣心

皆以為難不能對答蓋撫則損威辱　國而此酋又非撫之所能定前事覆轍已為可鑒臣故難之戰則須兵一二十萬餉一二百萬假以便宜寬之歲月而彼主我客彼守我攻難易懸殊勝負莫料臣又難之臣思督撫鎮按等官正是無米而炊徒手而搏千難萬難不堪展布之日
皇上宜為之夙宵軫念發餉處兵以鋤此酋梟獍之心聯屬諸夷招採異類以削此酋羽翼之助庶可近安楚蜀遠通滇南而還太平之舊觀

何為顧惜小利妨害大事又遣此一稅監耶臣恐彼處久困水火望救之民將避益深益熱之害奔迸林藪助賊為虐益難撫循益難攻討一綫之路坐致淪沒而雲南亦將永斷矣關繫國家安危豈小小而已哉且用兵之法弱當示之以強饑當示之以飽貧當示之以富不足當示之以有餘今天帑所儲原無不足司農出入尚可拮据而必以窮乏二字遠播夷方兵戈之場亦皆剖取楊酋若信 朝廷窮乏則猖獗益

甚若不信　朝廷窮乏必謂方各兵費不能用兵而其猖獗亦甚非所以昭廣大富實而讋服蠻夷反側之心也妨於安攘大計又非小小夫各處礦稅臣每苦諫未即　賜允猶日庶幾至於貴州則萬萬不可所宜亟收　成命誠欲奮誅楊酋當示兵力之雄財力之富決不可虛示貧弱為彼所侮既不惜兵餉大發將士則宜先免此三萬五千以慰彼軍民之心權衡于輕重緩急之間所蠲者甚少而所獲者甚多須毋以

原缺

之禍機故臣未暇為各處危而亟為貴州危即在廷諸臣于各處有言有不言而于貴州無不言是皆出于忠君愛國之至誠也伏蒙 皇上洞悉政機深惟兵計念天討必加之地尤 廟謨宜謹之時特轉天心停差不遣昨奉 諭札即傳部科莫不欣欣喜色若獲天球衆心成城鼓舞若此楊酋小醜知不足滅矣七月初一日上